

民
谣
与
诗

中國文緣出版社

MINYAOYUSHI

权佳果 著



民谣与诗

权佳果 著

中国文缘出版社

民谣与诗

作 者：权佳果

责任编辑：鲁堤

装帧设计：太阳月亮

出版发行：中国文缘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渭南市印刷厂

开 本：大 32K

印 张：12

字 数：29.2 万字

印 数：500 册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988 - 17810 - 3 - 1

定 价：30 元

目 录

民谣品读

- 一 民谣杂说 (3)
- 二 仪式歌谣 (12)
- 三 劳动歌谣 (43)
- 四 爱情歌谣 (57)
- 五 生活歌谣(上) (69)
- 六 生活歌谣(下) (96)
- 七 时政歌谣(上) (123)
- 八 时政歌谣(下) (157)
- 九 儿童歌谣 (190)
- 十 逗乐歌谣 (203)
- 十一 再补一些杂说 (213)

诗经杂谈

- 一 遭遇经学 (235)
- 二 谈颂 (244)
- 三 谈大小雅 (253)
- 四 谈国风 (268)
- 五 结末的杂谈 (282)

老农说诗

- 一 诗成了一种艺术品 (295)

二	在追求艺术精品的路上	(301)
三	攀越顶峰——格律诗	(312)
四	搜尽枯肠觅好诗	(323)
五	文人诗的作者们	(334)
六	唐宋词	(346)
七	元散曲	(358)
八	杂说为尾	(370)

民 谣 品 读



一 民谣杂说

先就民谣这个名称说一说。一般民歌这个名词人们用得多一些,但在较严格的民间文学分类中,有民间歌谣一类,以“歌”“谣”连称。古代人在为诗经作注时曾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意思是,唱时有音乐伴奏的叫歌,无音乐伴奏的叫谣。依此说法,所谓民歌,在民间的真实情形是,和着音乐来唱的机会很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都是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干唱的;故单称“谣”比单称“歌”更合理一些。其实这些引证也有些迂腐的味儿,我之所以简称民谣而不简称民歌,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歌,都是唱的,而且有复杂的旋律,而民间歌谣,其一部分只是念诵而已。特别重要的是,主要在过去时代流传的民间歌谣,与现在人所说的歌,从形式到内容都相去甚远,为了与现在的歌区别开来,我将民间歌谣简称为民谣。

所谓的民间歌谣,不仅和着音乐唱的几乎很少,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可以说就谈不上唱,而只是“顺口溜”,只是念、说的。1985年陕西省合阳县文化馆编印了《合阳民间文学作品选·“花花”专集》,其所称的“花花”,指的就是民间歌谣。在此书的《编后》中写道:“民间歌谣在我县俗称‘花花’,藏量十分丰富,长的几百句,短的两三句;有的词句整齐,像唱词,有的字数不一,似顺口溜”。

1980年代全国各地普遍进行过一次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我手头便有陕西省渭南地区和宝鸡地区的民间歌谣汇编,又有一册陕西省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二十年之间的民间歌谣汇集。我本人1946年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属渭南地区,1950年代农村的情形我已是十分熟悉的。就民间歌谣念、唱的形式来说,我认为可有几

种情形。最多的一种情形就是念、说，就是顺口溜。这种顺口溜，一般都是有韵的，念起来比较顺口。顺口溜一般指篇幅较短的，常不超过十句，最多十来句。不过那些比较长的，几十句、百多句的，也有许多仍是念的。短的，只有几句的，往往只以像是普通说话的速度来说，编得顺口只是为了便于流传。长一些的，往往就是念了。什么算念？小学生早自习时读语文课文的那种方式是典型的念。念，就是把每个字的音稍微拉长一点儿。小学生念书还有一个特点是声音洪亮。念民谣可以大声念，也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声。若与小學生念书相比，还有一个大区别，小学生是看着书念，念诵民谣则从来是没有底本的，是凭脑子的记忆念出来的。由稍微拉长声音的念诵，便可过渡到另一种形式——较简单的唱。我说的这种较简单的唱，是作为歌来说，拖音较短，而且高低音的变化差距不大。说其简单还有一个方面，即其常常两句（或四句）的曲调循环着唱；无论词有多长，可以不断地循环下去。关于这种简单的唱，我是从陕西的小剧种迷糊推测而来的。迷糊较之秦腔，其来源于民间歌谣的特点明显得多。迷糊中的“紧诉”，就是我才所叙述的那种唱法。《张连卖布》中张连的唱，在较快的时候，和说也就差不多了。再下来，就可过渡到典型的民歌——即旋律比较复杂的民歌了。在《渭南地区歌谣集成》一书的末尾，附有几首歌谣的曲谱。附有曲谱的这几首歌谣，显然就是较复杂的民歌了。

总之，民间歌谣的诵唱形式，从最普通的说，到稍拖长声音的念诵，再到较简单的唱，以及旋律复杂一些的唱，是有多种过渡的形式的。不可以认为所有的民间歌谣都是唱的。

民间歌谣，从现在所收集的这几本资料看，我估计说、念的居多，唱的可能少些。也许不同的地区，情形有些差异。我的家乡西贾曲在蒲城县县城西南十五里的地方，不是山区。就我的记忆，我的家乡极少见有人唱民谣的。许多民谣都是说、念的。比如大人对小孩子唱儿歌，或让大孩子给小孩子唱儿歌，就叫作“念曲儿”；

自然,小孩子学会了自己唱,也叫作念曲儿。这种念曲儿,只是把每个字的声音拉长一些,严格说不能算是唱。这种儿歌,或曰童谣,其所以能流传,凭的是其有韵,念起来顺口,且内容风趣有味。我们村有一位比我父亲还大几岁的老人,也曾念诵过早年流传下来的时事方面的歌谣。我只记得一首中有“江湖谋,二十三,扛着长矛撵郭坚”的句子,显然是民国时期战乱的题材。另一首是说1949年前家乡几个村子为了漫泉河的用水问题闹纠纷的事,其中有两句是“东西贾曲不情愿,就把江海来埋怨”。句子中的江海是人名,肯定是参与处理用水事务的人。这两首都比较长,有几十句。我的家乡的人,走路和干活时所唱的,都是秦腔戏的唱词。秦腔戏看得太多了,几乎人人都能唱出几段戏词来。在我的家乡,也许是唱秦腔戏取代了唱民谣的习惯吧。然而从《渭南地区歌谣集成》的资料来看,即使在平原地区,至1980年代,仍有一些(也许是极少数的)老年人能唱出一些歌谣来,大约是1949年以后,唱的人少了,我在家乡没有遇见罢。我有一位老同学刘振祥先生,是渭南地区华县人,他在其2013年印的一本诗文中谈到,“(一九)七六年我在一山村下乡,春末夏初,群众常在田间地头唱山歌”。华县的南部已毗连秦岭,是山区;看来山区的人唱山歌的风气自古以来要浓郁一些。

宝鸡南部的凤县,应算是典型的秦岭山区。《宝鸡歌谣集成》一书的末尾,附有翟天运写的《凤县民歌介绍》一文。文中谈到凤县人唱山歌的情形:“长期以来,凤县人民和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在生产劳动、婚丧嫁娶、逢年过会,都少不了演唱民歌。尤其在山间行路、沟边放牧、林中砍柴以及锄包谷草、割麦子、插田栽种等劳动中更少不了以民歌为伴,常常一呼百应,山歌号子此起彼伏。有的互相问答,有的彼此笑骂,山歌声中暂时忘掉了一切疲劳和烦恼。”^①放开声来唱,自然比念诵更能抒发人的心情。由这篇

^① 《宝鸡歌谣集成》,第447页。

文章的介绍来看,在凤县这样的地区,放开声唱的民歌,在传统社会里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的。

是否放开高声来唱民歌,除过地域的区别外,还有时代的区别。在今天的时代,特别在大的小的城市里,试想一下,即使是唱当代的流行歌曲,一个人能随时放开声唱么?一切公共场所都是禁止大声喧哗的,高声说话都被认为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谁敢放开声来唱?在街道上走路,也是那么多人,一个人要是高声唱歌,只怕别的人会认为他头脑有些不正常。回到自家的单元楼上,算是私人的空间,放声唱几句也许不要紧,多唱几句,也一定让上下左右的住户感到讨厌。关键问题是人太多了,除非是专门的唱歌的地点与场合,是不适宜于大声唱歌的。且想想,上面介绍的凤县人经常唱民歌的情形,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连同人文环境。考虑到这个因素,现在的人不像早时的人那样经常唱民歌,便是易于理解的了。即使在过去,比如一百年前,单是人口疏密的不同,大约也会影响到不同地区唱山歌的多与寡。

民间歌谣的特点是流传于民间。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普通民众基本上都不识字,因此民间歌谣一般都是口口相传,极少有人用笔将其记录下来。不过也有记录下来的,在古代就有。但是经文人之手记录下来的民歌,有时会有记录者一定程度的加工。民间歌谣的语言及其艺术风格,与文人的诗歌相比,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是近现代的民间歌谣,从语言就可以明确地判断出来。若是古代的民歌,辨别则有些难度,因为古代的民间语言究竟如何,现在的人不易准确地把握。但有些风格,却是明显可以看出的。比如汉代的民歌《江南》,其最后的四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显然是民歌的风格,文人诗是不会这样写的。再如南北朝时北方的《木兰诗》,许多句子都是典型的民歌风格。例如“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绝对是民歌的风格。但这首诗中也有文人加进去的句子,如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样的句子，一眼就可以看出其文人诗的风格。

幸好，我这篇文章所要谈到的，都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民间歌谣；我自己就是陕西人，对这些歌谣中的民间语言十分熟悉。所以，我能够清楚地断定它们基本上都是民谣。于此，我们就得连带说说民间歌谣的作者问题。现在看到的民谣，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但我推想，它们都是有其具体的作者的。三五句的顺口溜，可能是某一位普通民众先念出来的。由于其顺口，且内容表达了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心声，所以便就广泛地流传开来。于此可以举出农业合作化以至公社化时期，我的家乡流传的两段顺口溜。一段是“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又一段是“拖拉机，不要脸，两头深，中间浅”。第一段说的是，有些为集体喂牲口的饲养员，把集体给牛的饲料，偷拿回去喂自家的猪。第二段说的是，政府经营管理的拖拉机，在为生产队的农民犁地时，在人们容易看见的地头犁得深些，到地的中间就浅了，欺哄老百姓。要说农村中的所有人都有编这样的顺口溜的能力，肯定不合乎事实，但如果说有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的人具有编出这样的顺口溜的能力，我想基本上是可信的。过去的农民尽管基本上都不识字，但他们许多人说话的语言技巧，还是相当有水平的。某一个人首先念出的顺口溜，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人又改动了几个字，甚至补充了两句词，也是有可能的。必须肯定的是，不识字的农民中，有的人是非常聪明的，不可低估了他们的能力与智慧。他们写不了李白杜甫那样的诗篇，但是编几句顺口溜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就能记得 1950、1960 年代时，我们村中就有几个随口能编几句顺口溜的人。举一个例子，一个双目几近完全失明的老人，因为别人买了他的树而迟迟未付款，他就走到任何地方随时就念他编的顺口溜：“某某某，真难缠；伐了我树，不给我钱。”至于那个人是私人买了他的树，还是作为农业社的干部为集体买了他的树，那时我

年纪小，也搞不清楚了。有的例子不好举，例如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同伴，小孩子时，农业社的小驴驹在村道里乱跑，他也在后面追着跑。一不小心，驴驹扬起后蹄，向后弹了一下，恰巧正踢在了我那个同伴的嘴上。伤虽不重，嘴唇肿了，也流了血。村中一个二十来岁的不识字的农民，因为此事便以戏谑的口吻，编了两句顺口溜，甚为风趣幽默。只是语言有些粗俗，此处不便引用。

还须注意到，农村中也还有少量的识不少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人。这些人便能编比较长一些的歌谣了。因为他们也生活在农村，所以他们编歌谣时也注意多用的是农民好懂的通俗的语言。有时他们所编的歌谣，也稍微文一些，加入一些历史的、文化的知识。许多编得好的，语言通俗，易于流传。也有的语言太文了，比如一首清末民初从陕南的宁陕县收集来的《教不转》：“教不转，说不信，千言万语不肯听。赋性本愚顽，传家少教训。优游放荡习成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困而不学，于期为甚，自己反把他人恨。诸事行险，一言难尽。即如此怙恶不悛，也只得听天由命。迨到悔之晚矣，方才将自己把心问。将来无可论，从前言行，仔细思忖。”^①这位老先生所写的这首歌谣，半文半白，句子也不整齐，估计流传不会广泛，作为民间歌谣的创作，可以说是不太成功的。清末民初又有一首流传于汉中的歌谣，题目叫《牛饱人不饱》。其词曰：“太阳已上东山头，爹爹叫我去放牛。东天彩色真好，满地看看都青草。青草渐少，牛儿渐饱。牛儿饱，人不饱，可怜怎样好。”^②宗鸣安评这首歌谣说：“读这首歌谣，真像是在读元人的杂曲小令，恬淡而饶有兴味。由此可见旧时陕南文风之盛，一般民间文人出手就如此不凡。”这首歌谣的确写得非常成功，既有元曲小令的情趣，又通俗，顺口，便于在民间传唱。

① 《陕西近代歌谣辑注》。第79页。

② 《陕西近代歌谣辑注》。第60页。

上面提到的两首，是明显得一眼就可以看出的文人的创作。其他大量的歌谣，往往就说不准那些是有文化的人的创作了。只有《合阳花花》中提到，抗日战争时，合阳县城郊七里村的王胜娃老汉用迷胡戏《张连卖布》的曲调及形式，编了两段歌谣。这两段歌谣内容非常实际，语言又极为通俗，真是叙事歌谣的上品之作。这个王胜娃老汉，可能识一些字，但估计识字又不多。创作较长的民间歌谣的，很可能正是这一类的人。

《宝鸡歌谣集成》的第47—52页载有流传于眉县的一首《荒年歌》，每句十字，三、三、四的结构，十分整齐，甚长，共140句。是叙说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的旱灾饥荒的。结尾两句道：“用俗语将此劫编成一篇，叫后世人人知这等荒年。”显然这首长歌是一个有不错的文化水平的人编写的，他是有意写得通俗，以求便于在民间广泛流传。

大量的歌谣由于内容好，又顺口好记，便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有的歌谣篇幅相当长，但许多普通的男女民众却能记得住。不识字的人却能记住很长的歌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只在于他是否喜欢。我们村唱歌谣的人极少，但念一些歌谣的人还是有的。这些我所熟悉的人虽的确是文盲，但念起民谣来却一串一串的。我们村还有些人喜欢唱秦腔戏，而且是化妆以后正式登台演出的。这些演戏的人其实大多是文盲，但这些人因为爱唱戏，学戏时却记得很快很准，唱戏决不会出差错。由此，我便推想一些文盲能记很多歌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歌谣的曲调，有的歌谣虽长，曲调却是不断循环的，所以并不难记。在《渭南地区歌谣集成》末尾所附的歌谣曲谱中，我看到从大荔县两宜地区采录的《绣荷包》，只有三句，去掉衬字只有19个字。显然这种调子在民歌中是循环着唱的，还有一些段落，因为整首歌词不可能只有三句19个字。另一首采自蒲城县党木地区的《十对花》，也只七言四句，实际上只是个一对花，往下的九个对花，曲调自然是第一个对花的

反复循环。可见旋律比较复杂的民歌,若稍长一些,便是同一曲调的多遍反复。《宝鸡歌谣集成》第334—357页所收录的《山伯访友祝英台》,长达五百多句,其每一段都是由5字、5字、7字、5字的四句所构成,非常整齐;显然,这首特别长的歌谣一定也是用较短的曲调反复循环着唱的。民间歌谣,决不可能像现在的歌曲,有那么多作曲家为每一首歌词专门谱上一个专用的曲。总之,民间歌谣的曲调,相对于现在的歌曲来说,想来也不会过于的复杂。过去乡间红白喜事专业吹琐呐的人,客人会各自点(即挑选、指定)不同的曲牌,他们都能够一个一个地吹出来,可见他们要练会许许多多曲牌。于此可推知,就人的记忆力来说,喜欢唱歌谣的人,记住不少歌谣的曲调,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一般人不可能都会唱那么多歌谣。

谈论诗经的人,常会说到“比”“兴”这些艺术手法。诗经虽主要是文人诗,但这些最早的文人诗受民间歌谣的影响是明显的;因为,民间歌谣一定比文人诗产生得早得多。比、兴的手法,显然首先是民间歌谣的手法。我手边的几本资料,都是近百年间的民谣。比、兴的应用,仍是其明显的特点。其中的兴,似乎最显眼。兴,就是首句常从身边的某样景物写起。有时这景物与后面要说的具体内容有关联,有时则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甚至只是为了顺口。比,也就是比喻,民谣中是经常出现的,这里不来细说。民间歌谣中许多地方也有夸张,不可看到夸张地叙述出的情景,便以为生活事实全都到了那样的程度。然而,民间歌谣最根本的一个特点还是实。一个是内容的实,大都写的是真实的生活。另一个是语言的朴实,民谣基本上都是民间普通人的语言,即使是乡间文人写的,也是民间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基本特色是朴实无华,但有时实话实说,显得很有份量。就内容方面的实来说,也不是说每一篇都是唱生活中的事实,例如关于爱情的民歌,在一些少数民族里,可能真是通过唱情歌来恋爱,但在汉族百年来的情形,唱情歌大约只是在精

神上享受一下罢了。还有其他许多歌谣,唱一唱主要都是为了娱乐。最典型的是儿歌,具体的思想内容不多,大都是陪孩子玩,逗孩子玩。连同成年人吟唱的一些歌谣,典型的例如说反话,也纯是要调皮,图一乐。

民间歌谣对文人诗歌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是前者孕育了后者。不仅诗经中的文人诗有民间歌谣的渊源,即诗是由民歌发展来的;民间音乐,自然也包括其歌词,也先后孕育出了宋词与元曲。不过,还得承认,文人诗的水平,至少是其艺术水平,是超过了民间歌谣的。我手边的几本资料,也有两三千首民间歌谣。但是要从这几千首民谣中选出一百首来与唐诗相比,显然还是比不过的。本文下面将要分几个类别,介绍一下这些陕西关中地区的民间歌谣,我所关注的,主要是它们的思想内容。我们从这些民谣中,可以细致、深刻地了解一下实际的人类社会,真切实在的人生,普通人的生存与生活;了解一下他们的苦与乐,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情与愿望。读一读这些民间歌谣,对于学者理解人世与人生,对于普通人了解生命的本质与意义,从而正确地对待眼前的生活,都是充分的价值的。

(2015年7月7日补充:2015年春夏季,陕西电视台有山西省与陕西省业余选手的眉户戏演唱大赛。其中陕西选手的一些传统段子,老腔老调,颇有民谣的风味。我印象最深的是《男寡妇上坟》,共唱了十二个月,每个月八句,实际上四句是曲调的一个循环。就音乐说,平和,舒缓,没有过快的地方,也没有过慢的地方,更丝毫没有高音的冲刺。但由于其文词的朴实,听来非常感人。内容是一个妻子亡故的男子,清明时节,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为他的妻子上坟。演唱中不断用各种具体的情节,描述他与两个小孩子的凄惨可怜,抒发他对亡妻的思念。无论是语言上还是音乐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技巧,但却感人极深。这个段子显然就是一首民歌,而不是戏剧。就音乐说,《男寡妇上坟》大约是关中市

区民歌的风格；真正到了山区，民歌的音乐大约就有一些响遏行云的高音了。）

二 仪式歌谣

在传统社会的一些仪式上念诵或者咏唱一些歌谣，推想起来，应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诗经中产生时间最早的周颂，就是周的统治者祭祀其祖先和天地山川各种神灵时的祝颂之词。古代的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其大事就该在祀与农了。广大的农夫，除了种好庄稼，也要祭祀各种神灵。老百姓在这些仪式上的程式化的祝祷之词，也就成了歌谣。

岐山县流传有几首祭神的歌谣，估计是过去的人过年（今之春节）时用的。先看祭门神的：

清早起，念真经， 家宅六神你细听。

门里门外你知晓， 门神替我操大心。

按照关中西府（主要是宝鸡一些地区）的方言，最后一句末尾的“心”与一、二句末尾的“经”“听”是押韵的。民间歌谣多有这类情形，本文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再一一指出。

再看祭土地神的歌谣：

土地老人本姓韩， 你把凶神往出赶。

踏墙动土你甭管， 一家大小都平安。

这里说土地神姓韩，与下面两首说仓神姓邓，龙王姓净，大约都是为了与后面的句子押韵，未必一定有什么根据。第三句的意思也许是说，为了把家中的凶神赶出去，你损坏了我家中的墙或别的东西，我都不计较。

下面一首是祭仓神的：

仓神老儿你姓邓， 手里拿的盘子秤。